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八

臣朱國禎輯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上御奉天門選官謂侍臣曰
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
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
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
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主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
敢忽也

○二月辛未諭 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
親見吾平日無優伶替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

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
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
政事稽于衆論叅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
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竊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
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
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
之法

○三月壬辰朔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因論曰
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
猶樹也樹利上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民困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借其毛不知皮盡毛無所傳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論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變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爲人上者能用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益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五月乙未詔曰朕以菲德託萬姓之上不期宰輔失
寄肆奸擅權使賢愚陷罪昧于知人實朕之過朕思
創業之初念生民之不易首誅奸惡鏹根翦蔓及其
餘黨刑僂之際于心未安今甲午時及申雷震謹身
殿朕甚懼焉天下有罪自十惡外咸赦除之

○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興利之事此人心
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上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
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
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
為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六月庚申朔。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卽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入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丙寅雷震奉天門。上遊正殿，罷諸王府造宮之役，置諫院官左右司諫各一人。荅太師李善長等劄曰：朕弗克行仁，乖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

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命著跡殿廷雖不寧於此時
恐忽忘於永久卿請朝正殿朕不違羣情賴爾臣民
毋隱匡輔羣臣請今年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不許
又請制曰父母劬勞罔極昊天當生之日痛心無已
所以未祀靜居無敢歌歡卿等數云天下太平及朕
年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毋致過奢惟儀肅禮當自
是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聽表賀明歲爲始

○戊寅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
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湖州府長興縣民輸夏稅入京戶部擇其粗且穎者得四百三十斤奏聞將罪之上曰小民艱苦如此若徵之而復加以罪則民愈困矣絲枲豈無所用哉命釋之

○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佑龔穀爲春官杜徵趙民望吳源爲夏官勅曰昔之耕莘者爲政社稷永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股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忍君濟民之道剛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以臣而求士故召等來朝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

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

○十月戊辰諭吏部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故湯致伊尹舜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東帛近朝臣爲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造

○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上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爲臣之職事

君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卽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日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才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

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

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當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辯 上

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足辯

○丙申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

足以爲勅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
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
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
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
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爲布政使諭曰今布政
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
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
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鬱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
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

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
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

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
薄稅歛猶恐損人況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
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峙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
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
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
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

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

○癸丑 上諭公侯及諸武臣曰吾觀自古將臣皆披
堅執銳備歷勞苦以有爵位其後或驕恃恃功不循
禮法致先人勤苦之業一旦傾敗孫其不知讀書故
也卿等皆有功身致爵位子孫世襲夫生長膏粱不
知禮教習於驕惰鮮有不敗當念得之甚艱失之甚
易令子弟入太學親明師賢士講求忠君親上之道
鑒古人成敗之跡庶幾永保爵祿與國永久

○丙辰詔求賢才曰自古有志之士屈身寒微之時未
見其爲賢智也一旦遇君則賢智稱焉朕嘗詔求天

下賢才其來者雖衆而賢智者甚寡豈君子懷韜積
之志而內美不自見乎今再詔寰宇之內果有才高
識廣之士隱於耕釣困於羈旅雖有至智不能自伸
者有司以禮敦遣朕將尊顯之嗚呼智人沈光睿處
寒微而閱世天地成人使之忍性而動心拂亂其所
爲斯世之上賢朕虛心延佇毋重自困焉

○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謂禮官曰鄉
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隆
愛敬謙廉耻知禮讓也朕卽位以來雖以舉行而鄉
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

舉舊章具州縣則令長官王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誡廉恥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晏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謂此也

○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較 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繇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

人訓記 卷八
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繇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
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繇知道今以
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與
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必本於此

○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因論
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
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
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觀
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
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

暇兼讀說苑講律行令必有所監

上謂刑部曰善名人之所慕惡名人之所恥凡爲仕者孰不欲保其爵祿哉善舉以垂美稱然或一時差謬或爲所誣誤羅於刑憲雖悔無及朕審之近時所犯多出於此凡自今官吏有犯有罪復職書其過榜示其門使之自省若果能省身改過卽爲除之有不悛者則論如律

○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上諭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驟以

重刑來奏其間固有演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遇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勅刑部尚書胡順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

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丙午論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宜慎之

○十一月甲辰召吏部兵部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聞於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

靖諸人有文有武難槩一律然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

○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 不專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 上諭羣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

事之繁日決萬幾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爲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己丑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減處論復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能歸葬深可憫也爾工部卽遣人收其遺骸由送其家各以鈔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爲

令

○戊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曰古之
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
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
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
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
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壬子河南水災命駙馬李祺等賑濟仍諭布政司各
官曰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
仁吏如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
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

平野魚鼈遊園林如此則收守郡吏將必禱焉舊歲
河南來奏河水瀾漫數州皆徙民居田園爲之一空
朕日夜究心如此爲患水旣溢折民必流離將來田
園一空桑麻盡爲所蕩衣食旣缺何以立命況且東
作將興老幼艱辛今特命駙馬李祺齋朕勅命往所
災處優給其民雖未足盡償其失終可少解吾民之
苦爾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上悉召前
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繇此
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卽傳於遠邇若處

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亦不可揜也為善為惡朝廷
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
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
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
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以共濟天下
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都
察院為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
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

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聞邊啟景帝土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因論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若臣臣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于大地今天下郡縣廟學竝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較令
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東宮殿宇及公王府所用
青綠請令民採辦 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
俊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
亦不傷民 上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
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
於取辦所費必多況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
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相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
甚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吾民乎

○癸卯以儒士吳頤為國子監祭酒論曰：「學者天下
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
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
重道義止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
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啟矣夫鐘鼓湯則聞於遠德
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丙午戶部奏天下郡縣所進賦役黃冊丁糧之數類
多錯誤請建問之 上曰里胥或不諳書算致有錯
誤若罪之則當逮者衆且以郡縣之廣人民賦稅之
繁其間豈無誤者令官為給鈔市紙筆再造以進復

有錯誤然後罪之

○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上責之

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
偏重民無所守爾爲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
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
生乎命法司論勵罪以戒深刻者

○乙丑 上誦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
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
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
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

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
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
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
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
洪範親御講說及覆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
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入冶爐丁萬
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
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官
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

則利源寒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戊寅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轉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治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學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理義

之勇去血氣之綱持身謹四勿之訓積日經月踰歲
不變所學則賢君子矣跽是出爲國用致君堯舜濟
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
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
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同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
此禮者監丞糾之無怠

○七月庚戌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
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
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事我分所當然故
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

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
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帝王視民何
嘗敢輕致天下長久以此而已

○解州儒學學正孫詢奏言稅使曾必貴舊名必烹與
故丞相胡惟庸善為改今名乃其黨屬也又故元參
政黎銘國初逃入王官谷為道士後還俗為聞喜縣
社學師今為儒學訓導常自稱老豪傑誦謗朝廷
上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為告訐之事豈儒
者所為置不問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頗謂
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平而不
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至聖猶以
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獨智自用所見者狹
資賢而任所及者廣學士朱納對曰誠如 聖諭但
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後
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
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
其人之賢否矣

○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賢獻

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
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餘年而
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
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
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
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興之閏位乃知秦
爲漢閏隋爲唐閏元爲國朝之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不顯
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
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上曰治亂相因處衰有

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繇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尺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繇創業垂統爲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亾者必反是要之祈大永命固有其道鑒之往古事有可徵好問所言甚可取也

○黃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上遣使勅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奸之風矣勅至貞復職械其吏

送京師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上

曰人之隱曲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
尋復反異蓋繇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
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
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繁者得釋苟存心不
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捨鑑以索照獄何繇
得理事何繇能直令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
以明辨惑毋使巧爲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幽於
囹圄死者受寃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上

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際必預先稽囚前贖詳審再三其有所訴卽與辨理具實以聞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事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

聖主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定議成式榜示中外

癸卯北平民有爲人所誣逮至京者其子訴之事已白刑部坐其子越訴都御史苑仁執奏上曰子知

父寃其恐無詞聽父誣伏豈得爲孝子訴父枉出其
至情不可加罪

○湖州民進新粟慮有損別貯他粟爲備中途私啓緘
視有損者易之及進所司以其竊啓封緘問生素毀
御用物當杖而徒 上曰原情無他若坐以此律是
以法傷人而不究其情也命釋之

○十一月壬戌 上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論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
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
書自隨益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

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廣州左衛奏請今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兵士以禦倭寇 上謂工部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公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所兵器有缺宜以民匠赴布政司聽其置局以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子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

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
當成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欲論罪狀以生感
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情但知求子之生不顧理之
不可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
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二月乙亥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
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
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攝朝有再
聖帝少恩有乖建親竊譏豈進有久
是之謬伎者悅之驕奢縱佚

行於天下聞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
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庚辰論 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
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
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則
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三月庚戌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
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
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
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
法雜霸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剛先
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

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爲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
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中

陛下一渡江卽以金陵爲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
於此故非漢高所及 上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
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
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
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

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
國祚綿昌矣

○四月乙亥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
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
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
心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
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
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之
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

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魚害
及鯁鮪焚林而田禍及麋穀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
乎此非朕所以望於汝也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
五覆之法 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
名而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
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
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辛巳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口人上以明爲治而
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爲明夫燭火之光

勝於烈炬聚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戊子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狼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狼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狼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爲害不淺

○戊戌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沆等進講周書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
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
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
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
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
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爲怨將在彼譬
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姦
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
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傳會
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

國家亦幸合傳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繇於勤儉其敗亾未有不繇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亾此深可慨歎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亾隨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

○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陞麟諭曰古人

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矜若濫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況於人而可忽乎爾往慎之

○八月甲戌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憚乃至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

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
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
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捨見善不舉皆
爲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奏令天下諸司致
祭 上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
來亦甚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
乎朕曰爾問甚善然事不在爾后曰 陛下爲天下
父妾忝爲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與否豈
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甚非

后心其止之

○九月甲辰勅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間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致然歟抑吏緣爲奸病吾民歟今歲豐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謹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十二月甲午 上謂 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者也何謂發暴恣睢搏擊遇事風生毀鍊刑獄
拮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
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
深鑒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上與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等
論武事翀曰用兵而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
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
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
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
以致敗事者是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故也又曰將必

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上心有勇者能挫堅破銳此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三月甲辰 上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爲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拂之豈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

懷羣臣皆頓首謝

○丙寅建三法司下京城北太平門外諭曰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鐘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祿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鐘山之蒼翠雖飛巢巔而走窩下亦莫潛毫

齋洞見其真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
觴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之所志也汝其
敬哉

○四月庚午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
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激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
王講讀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此書先經後史
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壬午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
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常命縣考於州州
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以所臨精其考覈以憑

涉昭示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惡無所懲朕今命以入事爾禮部其爲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紀撫字其民均賦役恤窮困審冤抑禁盜賊特命里長告戒其里人各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爲以權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察其所行善惡而分別之其二爲府官者當平其政今廉察屬官政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聞葺及寔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

以撻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嚴府州縣能
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甚者且聞鞠之
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
者縣自斷決其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
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擬
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雜
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獄
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
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為遵
守

○巳丑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目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善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佞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繇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而諛者決不可容也

○六月庚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

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
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
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
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
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
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
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
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甲午諭禮部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
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

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扣而
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
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
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
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
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格
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
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
人之意

○七月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

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

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

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賣緣爲奸假竊威

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

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

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

未然耳

○戊戌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待

上曰人君

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

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過君子則

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
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
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摺拾
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
宜狃于近俗者當計遠慮苟泥古而不通於今溺近
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
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
係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
患不可不慎也

○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續某當選。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歲績成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爲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數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卽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

○八月丙寅朔。上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

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政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

事未有不理

○庚申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青萊等府局鹽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上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上曰蠻夷之人相煽為非一時註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獲其首惡者從之 人不必躬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

而遣之

○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

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
爲易入朕觀唐虞君臣廢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
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汗減簡策貽譏千
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燕如 陛
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
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
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一月丙寅江西參議胡昱言納哈出竊據金山恃
強爲暴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兒弱不能制名雖元臣
實則跋扈然其麾下哈刺章蠻子阿納夫里諸將各

相猜忌又勢孤援絕若發兵擊之可一舉而擒也

上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因其釁而乘之非仁納哈
出之爲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
耳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
覺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
然爲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豈
元降將也

○庚午 上謂禮部曰近命遠東立學較或言邊境不
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
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

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組
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
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
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善越之異
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
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
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己亥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朕屢勅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
叢穴真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

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則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
以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公徐達既薨 上輟朝

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
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今邊
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
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奪吾良將
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
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

耳但著其勲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
為國之元勲也

○三月壬戌諭戶部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
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
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
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
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
近來有司不以民為心動卽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
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
謂善為政者爾等勉之

○癸亥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辛巳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繇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利便卽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灰毋重傷吾民也

○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表賀諭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愆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為戒

○五月辛酉朔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講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收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

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愨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
人常持此心不可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
我之累矣

○戊寅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
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
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
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機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
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
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

天命去附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

○戊子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循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亾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頻年徭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爲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上曰溪洞之民引誘徭獠爲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馭蠻夷之

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
不宜捕戮

○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教官 上諭之曰教學之
方非求速成譬之爲層臺者必基於篳土行千里者
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若
急遽苟且未得於此卽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
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修夫
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卽如工人習技
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
益下汝其勉之

○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請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
任而舉畱者 上賜手勅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
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上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繇
儒者多迂而廢事繇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靡
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宜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
能聊生強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人之故也今縣
官能爲吾拊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
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爲本旣得民心則
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置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讐

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卽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戊寅 上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登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必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化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虛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

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
是可思也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
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
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在朝列
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
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歿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
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
其才可任爲相何必私嫌乎皆此未有盡善人君之
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羣臣論及治天下之道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
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
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

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
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
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
是以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
過於前而攻於後者皆不能保惟終始如一者其懷
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挾詐似信懷

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九月庚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
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
間天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
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
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閑門
之失善頓首曰誠如聖諭

○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
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養之女
水旱無虞穰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作而

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織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十月己丑朔 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初元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于僮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黜陟混于賢愚奢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辦髮左袵將率而為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益廢內之奸臣亂政外

之強將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耻讀書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民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并于下事無統紀無定至一遇凶荒亂者四起踪法制不明彝倫之道壞也 上嘗歎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頽自卽位來以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機之暇著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

○甲辰 上謂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最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節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歿亾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十一月甲子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亾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黍稷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

過奢傷財害民也

○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真之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已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京師非其人勿濫舉